

The Rebellion of Modern Drama Against 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Taking the Musical *Hamilton* as an Example

Jia Guo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Adorno's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rough the lens of critical theory is a vital element of his 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He contends that this industry has precipitated grave outcomes, with the self-regulatory paradox in art and the erosion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standing as the most central of these effects. Free art contains the ability to resist the logic of monism, which can reignite the independence of art itself and use this to resist the domination of bourgeois logic in cultural categories. Inde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ndustry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t popular culture and analyzes its essence. It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on social culture for criticizing capitalist society and has a profound positive impact on its era and future. However, this theory also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Only by break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elf-disciplined art and cultural industry, and achieving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poles, can we dissolve cultural hegemony, unleash cultural vitality, and avoid modernity moving towards centrism.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self-discipline art; popular culture; binary opposition

现代戏剧对文化工业理论的反叛——以音乐剧《汉密尔顿》为例

郭佳

河北大学, 中国·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

提倡启蒙思想的阿多诺有关文化产业的审核观点构成了他对理性批评的核心部分。阿多诺认为,文化产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影响,尤其是自由艺术在自反性上的悖谬以及人的独立个性的流失是最主要的影响。自由艺术内含有对抗一元化逻辑的能力,它能够重燃艺术自身的独立性,并利用这一点反抗文化范畴中的资产阶级逻辑统治。确实,文化产业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并剖析了其本质,它为批判资本社会打开了社会文化的新视界,并对其时代及未来产生了深远的正面影响。然而,该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唯有破除自由艺术与文化产业之间的二分法,并促使二者和谐共存,我们才能瓦解文化的统治性,激发文化活力,并阻止现代性走向中心化,这是一条有效的道路。

关键词

文化工业理论; 自律艺术; 大众文化; 二元对立

1 文化工业批评理论

1.1 理论由来及其定义

在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阿多诺携手霍克海默共著了题为《启蒙辩证法》的^[1]书籍,在书中首度提出了“文化工业”一词。随后,在阿多诺的文章《文化工业再思考》中,他又复提该词汇,意在使其与通常所指的“大众文化”划开界限,并着力批评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的文化产品生产形态。所谓“文化工业”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化产品展现出的产量同质、标准一致以及模式固定的特色,其生

产方式与工业化工厂的流水线生产不谋而合。这种看法的确立,无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随着西方世界在19世纪后半期迈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效率得以显著提高,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快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扩张,其逻辑不仅主宰了经济领域,也开始延伸至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影响与控制。

1.2 文化工业的运作方式

1.2.1 资本逻辑对大众文化的控制

阿多诺对文化产业倾向批判地解读,在剖析资本主义的扩散至文化界限时指出,这类改变最初在民众生活环境中显现。资本的运作理念借着介入经济活动达到生活领域的操纵,同时暗中塑造人们的思维,牢固把握文化的基础生态,

【作者简介】郭佳(1999-),女,中国河北保定人,在读硕士,从事艺术理论研究。

从而对大众文化施加支配。在分析资本主义如何占据文化空间时，阿多诺不难发现此一转变最初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萌芽。资本的运作理念操控经济生活以扩其影响力至人们的生活习惯，巧妙地塑造思想观念，进而夺取文化的生长土壤，进一步巩固对大众文化的主导地位。因此，资本主义逐渐渗透至大众媒体领域，企图透过对文化传播途径的操纵确立文化专权。进而，“在产业主义的庇护之下，批量生产正在成为艺术的内在形式。”^[1]大众文化变质为资本运作理念的一种变异呈现。在资本的拉动下，即便文化作品表面丰富多彩，归根到底却仅是相同的重复刻印，无一例外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目的。

1.2.2 资本逻辑对艺术的控制

在解析资本主义对文化领域扩张的影响时，阿多诺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原先独立的文化起初在汹涌的大众文化中丧失了方向，继而艺术界也难免被其网罗。透过对文化产业的深度阐述，他察觉到，艺术的品质在资本的强力下日益削弱，并最终被同化为文化产业的一份子，特别是对音乐领域的阐释更为显著。资本的渗透使得社会对于流行音乐的热捧超过了对严肃音乐的认可，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误解，促使人们摒弃了富含深意和反抗精神的音乐，而转向了轻松艺术带来的短暂快感，并对严肃主题持避而不及的态度。因此，严肃音乐因其本质的严肃性而被大众排斥。“关于社会偏爱轻音乐而不喜欢严肃音乐这种幻觉，建立在大众之被动性的基础上，这种被动性使得对轻音乐的消费与那些消费它的人的客观利益实际上是矛盾的。”^[1]消费者所追求的“快乐轻松”实际上是资本控制下的虚假需求，一种并未真正达到放松目的的圈套。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被边缘化的严肃音乐只能进行模仿。试图参照流行的轻民谣，希望通过自我变革来重新吸引大众注意，但是这样做，严肃音乐也失去了其核心。这种对音乐界的分类，要么被完全弃之不顾视为无价宝物，要么变成大众易接受、得心应手的流行歌曲，质量大打折扣。在这一阶段，大众已渐渐分辨不出真实需求究竟为何，不是迷失于资本主义所灌输的所谓“需求”，就是淹没在逃避现实困境的幻想里。困在这个虚假需要被满足的错觉当中，原本应在文化艺术的殿堂里稍得安宁的人民，反倒化身为了资本主义的纯粹消费者。

2 自律艺术对文化工业的反叛

2.1 艺术的“自律性”

阿多诺持有这样的观点：独立自主的艺术拥有越过同质性思维的内在可能性，能够重燃其自身的自律特性，以此反击文化领域内由资本论述所施加的影响与掌控。“只有在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艺术才会得以生存。”^[1]即是说，艺术要保持其本质，首要任务乃是取得反抗社会结构的力量，或至少拥有质疑社会的力量。此言有因：在一个资本主义逻辑统治的社会里，艺术如果一旦失去警觉、暴露弱点，

则可能遭到资本主义逻辑的渗透，变成商品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因此，阿多诺特别重视艺术挑战社会结构的能力。艺术反抗社会现状的力量普遍是通过艺术表达激发观者的思考与反叛精神实现的。在阿多诺眼中，艺术的这种社会之外的自主性，构成其对抗文化产业的根基。唯有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与现实间隔一段距离，去思考艺术自身的意义以及艺术与社会的互动，艺术在反抗社会的同时，才能坚守它作为艺术的本质。

2.2 自律超越文化工业的基本方式

2.2.1 文化工业呈现商品化

阿多诺曾详细探讨过艺术自主性重建的可能性，并从两个维度予以阐释。就内容而言，阿多诺觉得，艺术作品能够保持其核心未受侵害，即便外部没有对其增加或减少元素，本质上它仍旧是自主的艺术。艺术只需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揭示出以真实为核心的内容，那么它的自主性便能得到维护。真诚的内容原应承担对现实的批判，但文化产业的冲击可能会导致这一内容沦为虚假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自主性艺术应持续保持警觉，忠于实际，留存其批评的天性。论及形式，阿多诺认为，只需要艺术形式得以突破文化产业的束缚，重新建立起一套和谐一致的审美形式，艺术便能恢复其自主性。艺术去掉了文化产业形式的掩盖，将现实的呈现显露无遗，从而能够恢复其对现实的独立性。通过这样的双向分析，阿多诺展示了对艺术自主性重构的途径。

2.2.2 现代戏剧艺术对文化工业的克服

“工业化是艺术走向死亡的终点”^[2]阿多诺对现代戏剧给予了高度重视。现今的舞台艺术已跳脱了自我设限的牢笼，在剧本主题和扮演技巧上进行了创新性的改变，同时重建了其独立精神的形象。而当下的剧场作品不再迷恋那些浮夸的传统叙事，而是选择了更为朴实无华的词藻，转向了感觉更为真实的场景营造。内容上，先锋戏剧从诞生之时起，就密切关注着社会各界的议题。它们通过揭露社会现象来审视资本主义的诸多疑虑，并以包含讽刺意义的幽默手法来嘲弄现实情境。比如《等待戈多》所呈现的角色、对白和行为，都透露了一种残缺而又空虚的氛围，现代剧作不再追求为事物定向或总结，选择将现实的片段真实地呈现出来，不打算深入干涉现实世界，这样不仅巩固了其审视自身的自由度，也增强了它的批判性。在现代剧场艺术的影响下，观众不再是被动地吸收舞台上的呈现，而是开始主动质疑。当人们意识到现代戏剧所展现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忠实反映时，他们便会进行自我反思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在打破戏剧形式与内容的界限的同时，现代戏剧找回了自己的规律性。

3 音乐剧《汉密尔顿》对文化工业的反抗

3.1 新的艺术形式

嘻哈风格在音乐创作上与戏剧形态互相协调，营造了

一个完善且协调的音乐氛围,并拓展了艺术领域的价值。林-曼努尔米兰达一人负责剧中的作词、作曲以及剧本编写,实现了剧情与旋律的自然融合,并打造出独有的“双层结构”。

“这种双重结构的构建不仅促使音乐与戏剧有机结合,而且有助于创造完整统一的音乐形象。”^[4]例如,在说唱中使用的暂停、延音与快速节奏,是自由风格即兴说唱“freestyle”的典型手法,让表演者可以在保持节奏的同时,灵活而精确地展现角色动作的节奏感。而通过对决“battle”的形式,角色间轮流说唱,表层呈现的是对技艺的较量,实则是彼此间的角逐与比拼。再者,嘻哈在剧中扮演“功能性”的角色:一方面,以快节奏的说唱和重复的旋律作为其核心,迅速传递信息,强化了剧作的“叙事性”;另一方面,其音乐所特有的“象征性”与剧中带有戏谑色彩的舞台风格相辅相成。嘻哈元素不仅反映了汉密尔顿卑微的出身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同时象征着以他为标志的美国革命家的叛逆精神。嘻哈音乐以商业娱乐作为切入点,在通向真正艺术的路途中实现了其有效性,在该剧里担纲了美学与社会学双重职责,让观众的经验即刻丰富,提供了具有普遍审美和文化价值的娱乐享受。

3.2 亲和性

音乐剧《汉密尔顿》采用现代化的视角去展现那个年代的事情,实现了“历史”主题的现代化改造和妥协原则。正如《纽约时报》所述:该剧制作团队用现如今的价值观和看法,去叙述美国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用以暗示现今社会的破碎和分化。作家林-曼努尔米兰达也表示:“我们将故事设定在一个并未实现每个人都平等的世界,与现今的世界有着相似之处。”这么做,剧创人员对“假象”及其“通过假象得到解救”的热衷求知欲不仅明晰,而且非常独到。

该剧在音乐选择上实现风格多元化,满足了众多不同口味观众的审美需求。根据各个人物的不同时代背景和性格特征,精心匹配了相应的音乐类型,体现了时代变迁中的思想冲突。例如,乔治三世的角色透过一首陈旧的披头士式歌曲进行呈现,这在整部剧集的音乐风格中显得格外突兀,从而强调了其不适应时代的特点。而杰斐逊则通过比嘻哈更早期的爵士乐展现,隐喻其岁数更长、经验丰富。伊莱莎的形象则通过轻盈而深情的流行曲调来刻画,反映出她温婉贤淑的个性特质。音乐风格的这种创造性融合,不单能让观众在愉悦感中轻松地被俗艺的幻象吸引——新奇、意外与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同时也顺应了观众的心理体验,带来短暂的

兴奋与慰藉。

3.3 寓教于乐

这部戏剧将一元整体叙述与支离分散的片段叙述融为一体,打造出一种跳脱常规、多方位、无序混沌的舞台空间感。如安吉莉卡的歌曲 *Satisfied*, 有时又被称作“倒放”场景,无疑创造了一个立体综合的空间,涵盖了三位主角在物理层面、心理层面、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境中的体验。尽管倒叙叙述方式打乱了传统对故事结局的期待,它却塑造了一个安吉莉卡心灵深处的精神空间——即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对汉密尔顿的爱恋与纠结——这种心灵的撞击直击观众内心。叙事手法故意颠覆了传统戏剧叙事的流畅连贯,而是将每一首曲目都呈现为单独的“片断”。此做法虽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模仿真实严肃行动的艺术表达原则,却使得剧情节奏的加快,迅速转入充满狂欢气氛的歌舞时刻,以反叛精神的舞台演绎吸引观众目光。在大众美学交流体系中,《汉密尔顿》带给观众视听盛宴般的乐趣,吸引他们观看;它可能激发起人们对历史的学习兴趣、对人性的深层反思;甚或对观众无甚影响,但却不可否认,这并不代表流行艺术缺乏教化功能。《汉密尔顿》中对于戏剧艺术新形式的应用以及以新历史主义视角来重塑历史文本,都是对文化工业与自律艺术融合强有力的证明。现代艺术正在逐渐打破打破自律艺术与文化工业的二元对立。

4 结语

阿多诺坚信严格自律的艺术审美观并代表着他的精英主义美学观点。在他看来,这种艺术应当仅为少数人、某些社会阶层或阶级所独有。马尔库什对于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存在并没有提出完全反对,相反地,他确认文化产业带来的多样价值观的积极意义,并主张只有认可多样性的合理和必要性,艺术才能够摆脱走向单一化和极端化的趋势。同时,笔者也同意,不再将自律艺术和文化产业看作难以调和的两极,实现他们的协调共存,乃是挑战文化霸权,激发文化活力,以及防止现代性向着中心主义偏斜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 [1]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2] [德] 阿多诺. 美学理论[M]. 王柯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3] [德] 阿多诺. 论音乐中的恋物特征与听的退化[J]. 刘斐, 译. 外国美学, 2019(1): 48.
- [4] 廖向红. 音乐剧创作论[M]. 北京: 戏剧出版社, 2006.